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鄭緇衣第五

疏

鄭國名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應劭注宣王母弟友所封史記索隱引

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注棫林與拾皆舊地名自封桓公乃名爲鄭愚案秦紀晉悼公追秦軍渡涇至棫林今與拾皆無考一統志陝西華州北故鄭城也其鄰縣之閭鄉漢湖縣古爲胡國韓非子鄭武公戮關其思而滅胡卽其地蓋漢武帝嫌胡名始加水旁此故鄭事也漢志臣瓚注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辭國幽王旣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土是以爲鄭桓公地理志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一統志河南新鄭縣西故鄭城也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地理志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陞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營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皆齊說魯韓蓋同

詩國風

緇衣疏

毛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父謂武公父桓公

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禮緇衣云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鄭注禮時治三家詩知三家皆以此詩爲美武公無異說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疏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

之位焉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齊詩緇衣首章文與毛同見馬瑞辰云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爲證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其居私朝仍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對公朝言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今之諸廬也蓋謂館爲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卽私朝也館爲公朝故下文又云還乃還於私朝也正義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弁服退適諸曹服緇衣誤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

當有二朝玉藻揖私朝輝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韋注所云君之公朝不可謂卽治家事之私朝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尙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緇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服謂釋朝服也以此推之知天子於卿大夫未退尙不釋朝服則卿大夫當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緇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緇衣相配召南羔裘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之大夫退朝時尙服朝服之緇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緇衣指在私朝言適館指在公朝言還則還於私朝首言緇衣蓋指末朝君之前先與家臣朝於私朝而言次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正義誤以館爲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緇衣失之愚案馬說精審詩意禮經一一吻合說文緇下云帛黑色宜下云所安也官命有德服以章之賢則曰宜否則曰不稱唯其人也敝願改爲欲其久服予者探君上之意而詠歌之合觀下文解衣推食皆出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粢兮

疏傳適之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

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馬瑞辰云公羊定四年傳何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使大夫為治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授采地說與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注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傳謂之采祿箋謂自館還在采地之都乃釋詩還字非謂授粢即授以采祿也正義謂授即授以采祿誤矣說文館舍也餐吞也授粢猶授食即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宮相近不必定居采邑箋以為還在采邑之都亦誤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傳好猶宜也箋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注魯說曰蓆大也韓說曰蓆儲也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疏傳蓆大也箋作為也○蓆大也者釋詁文魯說也郭注詩

曰緇衣之蓆兮蓆儲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樅云說文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疏毛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莊公

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三家無異義左桓五年傳鄭伯使祭足勞王杜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愚案詩人感於君國之事託爲男女之詞稱曰仲子無直呼其名之理當是祭封人名足仲爲其字也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則杜誤顯然矣後漢郡國志陳畱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一統志今長垣縣東四十里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疏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

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此詩託爲莊公距仲之言請無踰我里而折我親樹之杞喻封段於京猶種杞也據左傳封段時仲固諫箋引公子呂語殆由誤記胡承珙云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皆當爲枸櫞惟將仲子傳云杞木名據陸疏云杞柳屬蓋卽孟子之杞柳後世謂之櫟柳本草衍義云櫟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枸櫞也馬瑞辰云杞卽社所樹木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木正與傳里訓合蓋以杞本大而難伐喻段之大而難制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

可畏也疏

箋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

母有言不得從也○說文懷思念也言豈敢愛而不折特畏我父母而不為仲非不可念思然父母之言可畏故不女從耳當時武公已歿迫於母

命言父母者統詞耳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疏

傳牆垣也桑木之眾也○此桑及下檀皆以喻段傳

桑木之眾也蓋以比段之得眾所謂厚將得眾也孟子樹牆下以桑是古者桑樹依牆

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疏

傳諸兄公族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疏

傳園所以樹木也檀疆韜之木○蓋以比段之恃强

所謂多行不義也鶴鳴詩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古者檀樹於園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疏

毛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巷無居人疏

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叔

段字武姜溺愛莊公縱惡寵異其號謂之京城大叔從叔於京者類皆諛佞之徒惟導以畋遊飲酒之事而國人亦同聲貢媚詩之所為作也古者居必同里里門之內家門之外則巷道也巷與街同巷頭門謂之閭周禮二十五家為里故說文里門曰閭二十五家相羣侶也亦謂之巷祭義而弟達乎州巷矣注巷猶閭也其里中有別道亦曰巷蓋因地勢為之眾經音義引三蒼街里中別道也說文閭里中門也里中而有門即別道之門故廣雅釋室又云閭謂之街也其當道直啟之家蓋由於賜第馱驥北轅轡嬰後來轉相倣倣里制漸廢巷亦成街此言叔既往田巷道為空居此之人闐其如無也左隱三年傳杜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有京縣故城漢志河南郡京縣一統志今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

豈無居人不如叔

也洵美且仁疏

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案叔之為人

人以仁稱之新書修政篇所謂樂之者見謂仁也黃山云論語里仁為美仁止是敦讓意亦通

叔于狩巷無飲酒疏

傳冬獵曰狩箋飲酒謂燕飲也○馬瑞

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疏

劉詩益曰飲酒者宜好會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疏箋適之也郊外曰野

服馬猶乘馬也武有武節○陳與曰公羊傳注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蓋諸侯苑囿當在近郊叔適野以都城之外為野也武者

謂有武容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疏毛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孔疏叔負才恃眾必為亂階而公不之禁故刺之

案加大字以別於上章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乘乘馬疏傳叔之從公田也○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嵩高傳乘馬四馬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疏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執轡如組義具碩人兩驂

如舞者小戎箋驂兩駢也保氏注舞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蓋謂驂馬安行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新

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二引詩二句歸美善御明魯韓義同中論賞罰篇言善御之可以為國外傳二言堯能使能者為己用又

言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引二句皆推衍之詞叔在藪注韓說曰禽獸居之曰

藪火烈具舉注魯烈作列疏

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禽獸

居之曰藪者釋文引韓詩文蓋內傳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韓詩傳同禽上多澤中可三字魯烈作列者張衡東京賦引詩作列衡述魯詩也陳喬樞云毛作烈訓爲列古文借字三家今文本字澤虞疏文選李注三引詩並作列陳奐云列古冽字周禮作厲鄭司農注山虞典祀並訓厲爲遮列卽遮冽也詩假作烈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言遮冽山澤而以火焚之也

褻暴虎注

魯說曰褻褻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齊韓褻作臚獻于

公所注齊說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疏

傳褻褻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獻于

公所進於君也○

褻褻肉袒也暴虎徒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

孔疏引李巡曰褻褻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褻衣舍人

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詩釋文褻本又作袒齊韓褻作臚者說

文臚肉臚也詩曰臚褻暴虎據爾雅作褻則作臚褻者齊韓本

也馬瑞辰云袒褻與臚褻有別說文但褻也褻但也又曰羸者

但也程者但也是去褻衣之袒當作但肉袒之袒當作臚今作

褻袒皆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注卽綻之本字公者莊公段

從公獵故搏虎而獻之以示武勇鄭伯至暴虎漢書匡衡傳上

疏文顏注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注

手搏虎取而獻之衡習齊詩此齊說也

魯說曰狃復也

疏

傳狃習也箋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狃

爲也陳喬縱云傳狃習也箋訓狃爲復蓋據魯訓戒其傷女者眾愛而戒之孔疏謂公恐其更然似非詩意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注**韓詩曰兩驂雁行韓說

曰兩驂左右駢驂

疏

傳乘黃四馬皆黃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

言與中服相次序○釋言襄駕也呂覽愛士篇高注四馬車兩

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王引之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

駕於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

兩驂如手也胡承珙云說文駕馬在軛中也呂覽高注上猶前

也下武箋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有此稱上駕者言兩

服在前駕軛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陳喬縱云襄蓋驤

之借禮正義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詩並作兩服上驤兩

驂至駢驂文選曹植應詔詩注引薛君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兩

驂在車左右承上兩服言之則駢驂與

之相並而稍退後如飛雁之有行列也

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疏

傳揚揚光也忌辭也騁

曰縱從禽曰送箋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胡承珙云磬卽磬折之謂禮凡言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凡騁

馬時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孔疏今止馬猶謂之控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鵠

疏

傳驪白雜毛曰鵠○釋文鵠音保依字作鵠胡承珙云釋畜本作鵠詩疏引爾雅作鵠者

後人據詩文改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鵠說文鵠黑馬驪白雜毛今說文無此字陸氏尚及見之故詩音義亦云依字作鵠毛特

借鵠為鵠耳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疏

傳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之手箋如人左右手之相

佐助也○馬瑞辰云齊者等也等者同也同即如也此與下句兩驂如手皆以人身為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人之手變如言齊者錯文以

見義也傳以為馬首齊失之

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

罕忌抑釋擗忌抑鬯弓忌

疏

傳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擗所以覆矢鬯弓發弓箋田事且畢則其馬

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胡承珙云此詩自是宵田用燎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畢將歸持炬照路火當更盛故曰阜也慢釋文作嫚陳奐云古侮嫚作嫚惰慢作慢其義皆不訓遲字當作趨說文趨行遲也因之凡遲皆可以謂之趨罕希釋詁文說文擗所以覆矢也左傳作冰昭十二年傳杜注冰箭箚其蓋可以取飲今釋之以覆其矢也鬯讀為輶此假借也小戎傳輶弓室也弓室謂之輶亦謂之輶又謂之輶左傳右屬橐輶又謂之輶禮記帶以弓輶皆是

物也蓋韞弢本藏弓之器因之受藏於韞曰韞猶受藏於弢曰弢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注齊說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又曰

慈母望子遙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疏毛序刺文公也高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箋好利
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春秋閔公二年
經書鄭奔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即其事也漢書古今人
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或以傳公子爲公孫之譌焦
循云公子素即僖二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說
皆可通清人至慈母易林師之睽文觀之升遜之鼎同慈母至
悲苦豐之頤文咸之旅同皆爲高克事作齊說也詩蓋從克之
軍人所作據易林清人高子知克亦清邑之人故率其同邑
之眾屯於衛邑彭地越境屯兵故云外野現魯韓無異義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注三家旁作騁疏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
鄭之郊也介甲也箋清

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水經潛水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故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彭者河上地名左哀二十五年傳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封彌子彌子瑕食采于彭爲彭封人蓋衛邑而與鄭連境故克帥眾在此防狄渡河駟介四馬被甲也廣雅旁旁盛也三家旁旁作駟駟者說文駟馬盛也引詩四牡駟駟注謂駟介譌爲四牡盛也當作盛貌旁旁作駟駟三家異文二

矛重英河上乎朝翔疏

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馬瑞辰云考工記言車

六等之數有酋矛無夷矛說文矛酋矛也兵車所建長二丈是知兵車所建惟酋矛耳魯頌二矛重弓箋云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則此詩二矛亦謂酋矛有二非兼言夷矛矛有英飾裘之飾爲英矛之飾亦爲英其義一也魯頌謂之朱英傳朱英矛飾也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此疏以朱英絲纏彼疏謂以朱染爲英飾皆非也胡承珙云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干寶注亦云英刻畫也箋正以畫飾申傳英飾今案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卽畫飾可補孔疏之略重者纏之段借說文纏增益也又曰矛象形段注直者象其秘左右蓋象其英是重英宜謂矛有重飾二章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謂矛柄近上及矛頭受刀處皆懸毛羽以爲飾亦謂凡矛各有重飾是知此箋各有畫飾之語特釋英字非釋重英孔疏

乃謂二矛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失之胡云詩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為重亦誤以重為二矛之飾相重累矣載驅傳云翱翔猶彷徨也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注韓喬作鵠疏傳消河上地也

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重喬者傳累荷也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喬作鵠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鵠走鳴長尾雉也釋木句如羽喬知木之如羽者得名為喬是知喬本為羽飾之名矣箋訓懸毛羽者正本韓詩讀喬為鵠以鵠羽為飾因名喬耳范家相云重鵠者重施雉羽於矛之室

題也 河上乎逍遙注韓逍遙作消搖云逍遙也齊說曰清人逍遙未歸空間又曰逍遙不歸思我慈母疏逍遙也者文選南

傳文駟誤外知韓詩文作逍搖者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即本韓詩訓義清人至空間易林无妄之旅文逍遙至慈母引見上蔡邕青衣賦河上逍遙邕用魯詩知魯齊文與毛同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疏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案君子陽陽傳陶陶和樂貌此因在師中易

其文猶暢
樂意也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注三家抽作搯疏

傳左旋講兵
右抽抽矢以

射居軍中爲容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
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
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三家抽
作搯者說文搯下云拔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三家
文也孔疏左成二年傳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
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
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明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車人御車不在左也王夫之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
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綳而
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大馭掌
馭王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
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軼如
王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鞏之戰齊侯親將
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
此將居左之明證然則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
車回旋演戰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
先弓而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
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胡承珙云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蓋惟御者居中故左右下左宣十三年
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鼓皆足爲

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惟據牽之戰以爲卻克在鼓下而居中解張有左輪朱殷之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定在中解張之左輪朱殷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且是戰也韓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說近於因文牽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可以一車言之傳云居中爲容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卽谷中之比並未嘗以中軍爲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旋右抽爲戎車同旋演戰之法申毛甚確此卽居軍中爲容好也馬瑞辰云王胡二說甚確然以左旋爲戎車之左旋猶誤以箋說爲傳說也攷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史記齊世家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左僖三十三年傳重耳曰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所謂左右皆指君及將之左右手是知詩云左旋右抽亦謂將之左右手也旋車曰旋旌旗之指摩亦曰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摩也从𠂔正足也古者將執旗鼓公羊宣十三年傳莊王親自手旌麾軍旌卽旗也則左旋者謂將左手執旗指麾以相周旋敎其坐作進退之節故傳以左旋爲講兵與說苑尊賢篇云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披堅執銳回旋十萬之師語正相合非謂御者旋車也若右抽如三家詩作搯言拔兵刃則所該者廣不得如傳云抽矢已也左旋右抽皆卽將在軍中作容好之事耳